

四部文明

西安曲江文化產業投資集團支持

文懷沙主編

秦漢文明卷



(三十)

陝西震旦漢唐研究院 編纂
陝西人民出版社

四部文明

文懷沙主編

秦漢文明卷

三十

陝西震旦漢唐研究院 編纂
陝西人民出版社

秦漢文明卷 三十



秦漢史部書彙十

通志二百卷(八)(卷百七七至二百)

〔宋〕鄭樵撰

三一八一六

秦漢史部書彙十



通志卷一百七十七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隱逸傳第一

范史始立隱逸傳謂之逸民晉宋隋曰隱逸齊曰

高逸梁曰處士後魏曰逸士今總曰隱逸

殷

伯夷叔齊

前漢

四皓 嚴君平鄭子真

通志卷一百七十七

後漢

野王二老 向長 逢萌 周黨 王霸 嚴光

井丹 梁鴻 高鳳 臺佟 韓康 矯慎

戴良 法真 漢濱老父 陳留老父 龐公

魏

張珩 胡昭 焦先 扈累 寒貧

晉

孫登 董京 夏統 朱冲 范粲子魯勝 董

養 霍原 郭琦 伍朝 魯褒 汜勝 任旭

郭文 龔壯 孟陋 韓續 譙秀 翟湯莊

郭翻 辛謐 劉麟之 索襲 楊軻 公孫鳳

公孫永 張忠 石垣 朱纘 郭荷 郭瑒

祁嘉 翟劭先生 謝敷 戴逵 龔元之

陶淡 陶潛

殷

伯夷叔齊者孤竹君之二子也孤竹國在遼西令支縣父欲立叔

齊及父卒叔齊讓國於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

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

通志卷一百七十七

西伯昌善養老盡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

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

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

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天下宗周而伯夷

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

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

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於嗟徂

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

臣謹按呂氏春秋伯夷叔齊如周至于岐陽則文王

已沒武王使叔旦就膠鬲而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又使召公就微子而盟曰世爲長侯守殷之祀爲載書血之以牲埋其一以其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視而笑曰異哉非吾所謂道也昔神農之時祀盡誠而不祈福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不以人之壞而自成不以人之卑而自高今周見殷之僻亂而遽爲正之與人謀而行貨阻兵以威保割牲而盟之以爲信揚夢以說眾殺伐以要利以此紹殷是以亂易暴也今殷無道而周德衰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不

通志卷一百七十七

三

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乃北行至首陽之山而餓死臣又按馬融云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高誘云在雒陽東北故此二山並有夷齊祠焉曹大家注幽通賦云隴西首陽縣是也今隴西亦有首陽山許慎又云首陽山在遼西諸說不同致有疑惑今據伯夷歌云登彼西山則當以隴西者爲近是

前漢

四皓者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也角音此四人者爲秦博士見秦之亂避地入商雒山以待天下之定

高祖滅秦聞其名召之不至其後高祖欲易太子呂后用張良計使太子卑辭厚禮以安車迎之四人既至他日從太子侍上宴高祖驚而異之太子得以爲重遂用自安語在留侯傳中惠帝立嘗寵四人以三公之位俱不受而去四人既不自標顯其名氏故世但稱四皓云臣謹案顏師古匡俗正謬有圖稱陳留風俗傳自序云閻公之後園公爲秦博士避地南山漢祖聘之不就惠太子卽位以園公爲司徒近世商於耕夫掘地得漢世石刻數種有云閻公神主綺里季神主角里

通志卷一百七十七

四

先生神主又各有神祚机皆漢人隸書其號不應有誤然則園之爲園信矣特冊牘傳寫之訛耳

嚴遵字君平

一云名尊

蜀人也君平隱居不仕卜筮於成都

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眾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教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垂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揚雄少時從游學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

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爲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眞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以爲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爲從事乃歎曰揚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其時有谷口鄭樸者字子眞與君平皆脩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眞子眞安貧樂道耕於巖石之下竟不詘而終

臣謹按類說云蜀有富人羅沖者問君平曰君何以

通志卷一百七十七

五

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沖爲君平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沖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乃云有餘不亦謬乎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爲業不下牀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邪沖大慙君平歎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竟不仕

後漢

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許人也初光武貳於更始會關中擾亂遣前將軍鄧禹西征送之於道旣反因於野王獵路見二老者卽禽光武問曰禽何向並舉手西指言此中多虎臣卽禽虎亦卽臣大王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邪昔湯卽桀於鳴條西大城於亳武王亦卽紂於牧野而大城於邲鄧彼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卽人者人亦卽之雖有其備庸可忽乎光武悟其旨願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辭而去莫知所在

通志卷一百七十七

六

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旣畢敕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

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也家貧給事縣爲亭長時尉行過亭萌候迎拜謁旣而擲楯歎曰大丈夫安能爲人



役哉遂去之長安學通春秋經時王莽殺其子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卽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有頃乃首戴瓦盞哭於市曰新乎新乎因遂潛藏及光武卽位乃之琅邪勞山養志脩道人皆化其德北海太守素聞其高遣吏奉謁致禮萌不答太守懷憤而使捕之吏叩頭曰子慶大賢天下共聞所在之處人敬如父往必不獲祇自毀辱太守怒收之繫獄更發他吏行至勞山人果相率以兵弩捍禦吏被傷流血奔而還後詔書徵

通志卷一百七十七

七

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云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尙不知方而所在安能濟時乎卽便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初萌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並曉陰陽懷德穢行房與子雲養徒各千人君公遭亂獨不去儉牛自隱時人爲之論曰避世牆東王君公

周黨字伯況太原廣武人也家產千金少孤爲宗人所養而遇之不以理及長又不還其財黨詣鄉縣訟主乃歸之旣而散與宗族悉免遣奴婢遂至長安遊學初鄉

佐營眾中尋黨黨久懷之後讀春秋聞復讐之義便輟講而還與鄉佐相聞期尅鬪日旣交刃而黨爲鄉佐所傷困頓鄉佐服其義輿歸養之數日方蘇旣悟而去自此勅身脩志州里稱其高及王莽竊位託疾杜門自後賊暴縱橫殘滅郡縣唯至廣武過城不入建武中徵爲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黽池復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綰頭待見尙書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爲博士范升奏毀黨曰臣聞堯不須許由巢父而建號天下周不待伯夷叔齊而王

通志卷一百七十七

八

道以成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真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階見帝廷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圖之下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以示公卿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疋黨遂隱居黽池著書上下篇而終邑人賢而祠之初黨與同郡譚賢伯升鴈門殷

謨君長俱守節不仕王莽世建武中徵並不到

王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也少有清節及王莽篡位棄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司徒侯霸讓位於霸問陽毀之曰太原俗黨儒仲頗有其風遂止以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戶連徵不至以壽終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

通志卷一百七十七

九

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元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牀褥太官朝夕進膳司徒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使人因謂光曰公聞先生至區區欲卽詣造迫於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答乃投禮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卽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卽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

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日因其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帝傷惜之詔下郡縣賜錢百萬穀千斛

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也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性清高未嘗脩刺

通志卷一百七十七

十

候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遣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詭說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而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爲設麥飯葱葉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置盛饌乃食及就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邪坐中皆失色就不得已而令去輦自是隱閉不關人事以壽終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父讓王莽時爲城門校尉封脩遠伯使奉少昊後寓於北地而卒鴻時尚幼以遭

亂世因卷席而葬後受業太學家貧而尚節介博覽無不通而不爲章句學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他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他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爲執勤不懈朝夕鄰家耆老見鴻非恆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執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曰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

通志卷二百七

十二

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褻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縠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孟光居有頃妻曰嘗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爲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

士而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意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遠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耀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將行作詩曰遊舊邦兮遐征將遂集兮東南心憊恨兮傷悴忘非兮升降欲乘策兮縱邁疾吾俗兮作讒競舉枉兮措直咸先佞兮嗟嗟固靡慙兮獨建冀異州兮尙賢逍遙兮遨嬉續仲尼兮周流儻云覩兮我悅遂舍車兮卽浮過季札兮延陵求魯連兮海

通志卷二百七

十二

隅雖不察兮光貌幸神靈兮與休惟季春兮華阜麥含含兮方秀哀茂時兮逾邁愍芳兮兮日良悼吾心兮不獲長委結兮焉究口驚冀兮余訕嗟悵悵兮誰留遂至吳依大家皋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於贏博之閒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爲求葬地於吳要離家傍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

近葬畢妻子歸扶風初鴻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隱於華陰山中及鴻東遊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抗終身不仕

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爲書生家以農畝爲業而專精誦讀書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鳳方悟之其後遂爲名儒乃教授業於西唐山中鄰里有爭財者持兵而鬪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固請曰仁

通志卷一百七十七

十三

義遜讓奈何棄之於是爭者懷感投兵謝罪鳳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爲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不仕建武初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公車託病逃歸推其財產悉與孤兄子隱身漁釣終於家

臺佟字孝威魏郡鄴人也隱於武安山鑿穴爲居採藥自業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乃使從事致謁佟載病往謝刺史乃執費見佟曰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性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君奉宣詔書

夕惕庶事反不苦邪遂去隱逸終不見

韓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霸陵人家世著姓常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焉何用藥爲乃遯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乃備元纁之禮以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日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

通志卷一百七十七

十四

使奪其牛康卽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道逃遁以壽終

矯慎字仲彥扶風茂陵人也少好黃老隱遯山谷因穴爲室仰慕松喬導引之術與馬融蘇章鄉里並時融以才博顯名章以廉直爲稱然皆推先於慎汝南山蒼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仲彥足下勤處隱約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何嘗不歎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遁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爲政至如登山



絕迹神不著其證人不覩其驗吾從先生欲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爲箕山夷齊悔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螭雲間者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謀也慎不答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慎於敦煌者故前世異之或云神仙焉慎同郡馬瑤隱於汧山以兔豕爲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焉

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陽人也曾祖父遵字子高平帝時

通志卷二百七十七

十五

爲侍御史王莽篡位稱病歸鄉里家富好給施尙俠氣食客常三四百人時人爲之語曰關東大豪戴子高良少誕節母喜驢鳴良常學之以娛樂焉及母卒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或問良曰子之居喪禮乎良曰然禮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禮之論夫食旨不甘故致毀容之實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論者不能奪之良才旣高達而論議尙奇多駭流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可爲比良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獨步天

下誰與爲偶舉孝廉不就再辟司空府彌年不到州郡迫之乃遜辭詣府悉將妻子旣行在道因逃入江夏山中優遊不仕以壽終初良五女並賢每有求姻輒便許嫁練裳布被竹筥木屐以遺之五女能遵其訓皆有隱者之風焉

法真字高卿扶風郿人南郡太守雄之子也好學而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爲關西大儒弟子自遠方至者陳留范冉等數百人性恬靜寡欲不交人聞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爲不肖而仲尼

通志卷二百七十七

十六

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懷然不敢復言辟公府舉賢良皆不就同郡田羽薦真曰處士法真體兼四業學窮典奧幽居恬泊樂以忘憂將蹈老氏之高蹤不爲元纁屈也臣願聖朝就加褒職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矣會順帝西巡羽又薦之帝虛心欲致前後四徵真曰吾旣不能遜形遠世豈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

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元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以壽終

漢濱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也老父笑而不答溫下道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也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聖王宰世茅茨采

椽而萬人以甯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遊無忌吾爲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慙問其姓名不告而去陳留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世黨錮事起守外黃令陳留張升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升曰吾聞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燭淵龍鳳逝而不至今宦豎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將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而泣老父趨而過之植其杖太息言曰吁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

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莫知所終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壅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畝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

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

魏

張璠字子明鉅鹿人也少游太學學兼內外後歸鄉里袁紹前後辟命不應移居上黨并州牧高幹表除樂平令不就徙遁常山門徒且數百人遷居任縣太祖爲丞相辟不詣太和中詔求隱學之士能消災復異者郡累上璠發遣老病不行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版謁璠毓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



友諸侯者也豈此版謁所可光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美酒之禮青龍四年辛亥詔書張掖郡元川溢涌激波奮湧寶石負螭龍像靈龜宅於川西巖然磐峙倉質素章麟鳳龍馬煥炳成形文字告命粲然著明太史令高堂隆上言古皇聖帝所未嘗蒙寶有魏之禎命東序之世寶事班天下任令于綽連齋以問珥珥密謂綽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禎祥先見而後廢興從之漢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興徵祥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禎瑞也正始元年戴鵞之鳥巢珥門陰珥告門人

通志卷一百七十七

十九

曰夫戴鵞陽鳥而巢門陰此凶祥也乃援琴歌詠作詩二篇旬日而卒時年一百五歲是歲廣平太守王肅至官敕下縣曰前在京都聞張子明來至問之會其已亡致痛惜之此君篤學隱居不與時競以道樂身昔絳縣老人屈在泥塗趙孟升之諸侯用睦愍其耄勤好道而不蒙榮寵書到遣吏勞問其家顯題門戶務加殊異以慰既往以勸將來

胡昭字孔明潁川人也始避地冀州屢辭袁紹之命遁還鄉里太祖爲司空丞相頻加禮辟昭往應命旣至自

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太祖曰人各有志出處異趣勉卒雅尚義不相屈昭乃轉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而愛之建安二十三年陸渾長張固被書調丁夫當給漢中百姓惡憚遠役並懷擾擾民孫狼等因興兵殺縣主簿作爲叛亂縣邑殘破固率將十餘吏卒依昭住止招集遺民安復社稷狼等遂南附關羽羽授印給兵還爲寇賊到陸渾南長樂亭自相約誓言胡居士賢者也一不得犯其部落一川賴昭咸無怵惕天下安輯徙宅宜陽正始中驃騎將軍趙

通志卷一百七十七

二十

儼尙書黃休郭彝散騎常侍荀顗鍾毓太僕庾嶷弘農太守何植等遞薦昭曰天真高潔老而彌篤元虛靜素有夷皓之節宜蒙徵命以勵風俗至嘉平二年公車特徵會卒年八十九拜子纂郎中初昭善史書與鍾繇邯鄲淳衛凱章詡並有名尺牘之迹動見模楷焉

焦先字孝然河東人也或言莫知其所出漢靈帝中平未白波賊起時先年二十餘與同郡侯武陽相隨武陽年小有母先與相扶接避白波東客揚州取婦建安初來西還武陽詣大陽占戶先留陝界至十六年關中亂

先失家屬獨竄於河清間食草飲水無衣履時太陽長朱南望見之謂爲亡士欲遣船捕取武陽語縣此狂癡人耳遂注其籍給廩日五升後有疫病人多死者縣常使埋藏童兒豎子皆輕易之然其行不踐邪徑必循阡陌及其埽拾不取大穗饑不苟食寒不苟衣結草以爲裳科頭徒跣每出見婦人則隱翳須去乃出自作一瓜牛廬淨掃其中營木爲牀布草褥其上至天寒時構火以自炙呻吟獨語饑則出爲人客作飽食而已不取其直又出於道中邂逅與人相遇輒下道藏匿或問其故

常言草茅之人與狐兔同羣不肯妄語太和青龍中嘗持一杖南渡淺河水漲輒獨云未可也由是人頗疑不狂至嘉平中太尉賈穆初之官故過其廬先見穆再拜穆與語不應與食不食穆謂之曰國家使我來爲卿作君我食卿卿不肯食我與卿語卿不我應如是我不知爲卿作君當去耳先乃曰甯有是邪遂不復語其明年大發卒將伐吳有竊問先今討何如先不肯應而謬歌曰祝劒祝劒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心謂當殺牂羊更殺其殺牂邪郡人不知其謂會諸軍敗好事者乃推其

意疑牂羊爲吳殺牂謂魏於是後人僉謂之隱者也議郎河東董經特嘉異節與先非故人密往觀之經到乃奮其白鬚爲如與之有舊者謂曰阿先聞邪念其避白波時不先熟視而不言經素知其昔受武陽恩因復曰念武陽不邪先乃曰已報之矣經又復挑欲與言遂不肯復應後歲餘病亡時年八十九矣

扈累字伯重京兆人也初平中山東人有青牛先生者字正方客三輔曉知星曆風角鳥情常食青葙莞華年似如五六十者人或親識之謂其已百餘歲矣初累年

四十餘隨正方游學人謂之得其術有婦無子建安十六年三輔亂又隨正方南入漢中漢中敗正方入蜀累與相失隨徙民詣鄴遭疾疫喪其婦至黃初元年又徙詣洛陽遂不復娶婦獨居道側以甌甌爲障施一廚牀食宿其中晝日潛思夜則仰視星宿吟詠內書人或問之閉口不肯言至嘉平中年八十九裁若四五十者縣官以其孤老給廩日五升五升不足食頗行傭作以裨糧糧盡復出人與不食食不求美衣弊緼故後一二年病亡



寒貧者本姓石字德林安定人也建安初客三輔是時長安有宿儒樂文博者門徒數千德林亦就學始精詩書後好內書於眾輩中最爲元默十六年關中亂南入漢中初不治產業不畜妻帑常讀老子五千文及諸內書晝夜吟詠不絕口其後漢中破隨眾還長安遂癡愚不復識人食不求味冬夏常衣弊布連結自覆體如無所勝目如無所見獨居窮巷小屋無親里人與之衣食不肯取郡縣以其鰥寡給米日五升食不足頗行乞乞不取多人問其姓名口不肯言故因號之曰寒貧也或

通志卷一百七十七

二十三

素有與相知者往存恤之輒拜跪由是人謂其不癡車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之問其所欲亦不肯言淮因與脯糒及衣取其脯一胸糒一升而止

晉

孫登字公和汲郡其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爲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一絃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時時游人間所經家或設衣食者一無所受辭去皆捨棄嘗住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

語登亦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既見與語亦不應嵇康又從之游三年間其所圖終不答康每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燿用才在乎識眞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仍作幽憤詩曰昔慙柳下今愧孫登或謂登以魏晉去就易生嫌疑故或嘿者也竟不知所終

通志卷一百七十七

二十四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也初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被髮而行逍遙吟詠常宿白社中時乞於市得殘碎糴絮結以自覆全帛佳縣則不肯受或見推排罵辱曾無怒色孫楚時爲著作郎數就社中與語遂載與俱歸京不肯坐楚乃貽之書勸以今堯舜之世胡爲懷道迷邦京答之以詩曰周道數兮頌聲沒夏政衰兮五常汨便便君子願望而逝洋洋乎滿目而作者七豈不樂天地之化也哀哉乎時之不可與對之以獨處無娛我以為歡清流可飲至道可餐何爲棲棲自使疲單魚懸獸檻